

# 慢慢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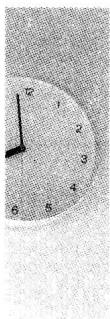
马小淘·著

灿烂朝露的青春  
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去……



在找不到M子这怪一牌尽以爱你几比探女大典他退  
后胜利，跑得美人归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# 慢慢爱

马小淘·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慢慢爱 / 马小淘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0.8  
ISBN 978-7-5402-2169-0

I. ①慢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6287 号

## 慢慢爱

---

作 者 马小淘  
责任编辑 张红梅 王 然  
装帧设计 小 贾  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 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× 1250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30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3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# Contents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1. 原来你也在这里  | 001 |
| 02. 所谓初恋     | 009 |
| 03. 这世界没有独角兽 | 020 |
| 04. 过去的败笔    | 031 |
| 05. 你能否接受我   | 043 |
| 06. 再见，永福路   | 054 |
| 07.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| 066 |
| 08. 狹路       | 072 |
| 09. 硬邦邦的会议   | 080 |
| 10. 我猜到你嫌我木讷 | 087 |
| 11. 人心果然是肉长的 | 095 |
| 12. 纵使相逢应不识  | 102 |
| 13. 打死也不说    | 113 |
| 14. 三十七度二    | 117 |
| 15. 恕不远送     | 124 |
| 16. 我给你讲笑话吧  | 132 |
| 17. 搵不上手的旁观者 | 140 |

18. 无业游民不好当 145
19. 十大法政先锋 156
20. 单身的路上惺惺相惜 165
21. 比少年维特还烦恼 173
22. 我是你粉丝 184
23. 活脱脱一个女匪首 190
24. 看把你文艺的 198
25. 一颗骚心苍天可表 204
26. 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 214
27. 语焉不详也是好的 223

## 01. 原来你也在这里

冷然坐在钱熙源对面，咖啡店的沙发很舒服，但她还是不断调整姿态，好像屁股底下有蚯蚓在乱窜。两人都有些紧张，一场目的明确的相亲活动，竟然变成了老同学十年再聚首。冷然淡妆素裹按照规定时间来到规定地点，戳在对面的居然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样冷硬的脸。更可怕的是，一秒钟的记忆检索后她发现，那人是她小学同学。律师钱熙源，名校毕业，有小房小车，步伐稳健，前途无量。搞了半天，介绍人嘴里的香饽饽竟然是换汤不换药改了名字的老相识。小学毕业后再无来往，认识了十几年，也断了联系十几年，四目相对，竟然都在瞬间认出了对方。该死！受不了妈妈的胁迫勉强出来相亲，却落得和小学同学一起搅动咖啡勺的惨淡下场。

“你果然是冷然！”已更名钱熙源的钱源先开了口。

“什么叫果然是啊？我本来就是。”冷然有些惊诧地打量着对方。

“听到名字的时候，我琢磨，竟然跟小学同学同名。没想到，竟然就是你。”

“我听名字倒没觉得是你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改名了！”

“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爸找人算的，说加个字比原来的好。”

“那我就按照算的来，别揭你老底了，也叫你钱熙源，哪个吉利叫哪个！”

“随你便。以前的名字很多年没人喊了，叫一叫挺亲切的。”

“得了，熙源同学，别给我搞特殊。”

随便聊了几句后，两人都感到几分不自在。眼前分明旧时友，心底却似外来客。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，挥别时还是初涉青春期的少男少女，再相逢竟成了老大不小的相亲对象。

冷然一直对钱源没什么好印象，就算他现在变成了钱熙源，也依然没有。他是在小学四年级转学进入冷然班级的，说一口不知是哪里方言的拐弯抹角的怪话。据说他是土生本地人，因为跟随在异地工作的父母，没有土长，所以有点南腔北调。初次听到他七扭八歪的普通话，全班哄笑。冷然依稀记得，他黑着一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脸，表情诡异，漠然地自我介绍，像个面瘫。

“我叫钱源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屈原？”钱源后边的介绍还未送出口，冷然就大

骇地发问。她听错了。

“是钱源。金钱的钱，源头的源。”钱源恨恨地瞪了冷然一眼，有条不紊地解释。

这大概是两人小学期间唯一一次对话。冷然与钱源可以算是素无往来。她觉得他就是个怪胎，不是高手但还挺沉着，不庸俗但是很讨厌。话说他当年长着一张死脸，很没惊喜的是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如今他还那样。他的脸常年缺乏表情，像一枚忘记装火药的手雷，永远沉寂，压根没有爆炸的可能，打死也不会眉飞色舞。若妄图以神态来推测他的情绪，实在是比蜀道还难，几乎难于上青天。他的脸顶多算是有显露表情的线索，但是极难捕捉，尚未点到就为止了，你永远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谁若想锻炼察言观色的能力，拿他当分析对象，不出三天准会把自己搞得疑神疑鬼。或许蚊子想叮他，也一定会三思而后行吧。他成绩非常好，但是上课从不举手发言，在那个凡是尖子都积极发言的班级，显得最莫测。有一次老师要求背课文，大部分同学只能流利地背出两三句，后边不是磕磕绊绊就是颠三倒四，还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。轮到钱源时，他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张口就来，几乎没有喘息，压根不打磕巴，说时迟那时快地背完了。如果不是普通话超不标准，简直让人怀疑是机器。那种非人的流利给冷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，以至于她上初中背“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，小米饭养活我长大……”，满脑子白



羊肚手巾，却想不起顺口溜，拼死拼活只叨咕出三四句，被老师罚站的时候，她还是不由地想起他。那种笨蛋，让背就背，拉磨的驴一般，一张过于懂事麻木百毒不侵的脸，怎么看怎么不招人待见。他总是能按时完成任务，那种不出汗的坚持不懈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愚公转世。他不调皮，偶尔犯错误，也犯得匪夷所思。那次集体打预防针，校医让同学们脱衣服，脱到背心去前边排队，还特意嘱咐不许扯领子把肩膀往外掏。所有人都规规矩矩地脱，只有钱源不管不顾，坚持把肩膀往外掏。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绿棉袄，忍者神龟般冲到队伍的最前面。那行为看起来简直像叫板，你不让掏，我偏要掏。校医暴跳如雷，推搡着把针扎在他掏出的胳膊上，然后像没他那个人一样，逐一给其他同学打针。他把着掏出的胳膊，扎着针，若无其事站在校医旁，一脸无所谓，如同不可救药的痴呆。到所有同学打完了，才给他推药。他没表现出哪怕一点畏惧或者疼痛，好像针一直扎在别人胳膊上。他简直就是一棵树，砍几刀，刻几个字，也听不着他哭。

“他们说你在电台做播音员？”钱源试图打破尴尬，他的表情和小时候一样，像雾像雨又像风。

“对，几乎没人听，介绍生活小常识的。”

“回头我听听。”

“你饶了我吧，我巴不得没一个人听那节目。”

“别谦虚嘛！那也是你的心血啊。”

“别说那么夸张好不好？我还不就是混口饭吃，不介绍小常识，台里不给发工资啊。”冷然最怕别人谈起自己的节目，在广播里教观众怎么洗脚更健康一类的事，自己偷偷做也就算了，还要拿出来讨论，简直让人抬不起头。

“我还是要听听，感受一下你的声音从电波里出来。”

“你随意吧，找刺激受，我也多余拦你，保证你听了一次不想听第二次，从内心深处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智障！”冷然觉得劝解怪胎是徒劳的。他小学就那么犟，估计现在应该更上一层楼了。

“你一直没有男朋友吗？”钱源把话题引入正轨，既然是来相亲的，甭管对方是新友还是故交，总要试试。

“怎么可能？我是修女吗？交过两个。”冷然见钱源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模样，有些想笑。

“这倒是。我的问题太蠢了。”

“律师的问题哪有蠢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为什么分手的？”他倒越说越来劲，律师的派头收不住了。

“你说上一次？我隐约觉得他跟别人好了，只是有点蛛丝马迹，也懒得调查，干脆一刀两断了。”冷然说的其实不是上一次，而是最伤的一次，并且她当时的表现并不像说的那么洒脱。

“很潇洒。在一起时间不长吧?”

“还可以吧，三年多。”

“也不短啊。现在拿出三年时间来认识一个人，挺奢侈的。他是干什么的?”他说话和当年背课文一样，无变化的快节奏让人生厌。

“他是头猪。”冷然觉得有必要在律师同学渐入佳境前打断模拟法庭般的对话。“你能别调查了吗?我觉得你现在像在上上班，而我是被告或者证人。”

“实在抱歉。我可能是有点紧张。”一张没有任何紧张痕迹的脸说这样的话，还真是有趣。

“你应该失望才是。本来是来结识女朋友的，结果碰着一小学同学，虽说是一挺巧的事吧，但相当无意义。”冷然几乎是在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失望，终于下定决心出来相亲，迈出第一步就碰到这么个“惊喜”，人生真是花样翻新。

“别这么说。多年不见，找都找不到呢，能有机会重逢，缘分啊!”

冷然觉得钱源说话简直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又正经又精简。这家伙比当年的钱源看着正常多了，也乏味多了。虽然他小时候也不可爱，但好歹还干点奇怪的事，现在连奇怪也不奇怪了，很索然。两人不咸不淡地扯着，好像两个没正事的国家元首，什么无关紧要谈什么，光在无关痛痒处达成共识了。冷然盘算着尽早脱身，不想面对一个十几年前就

反感的家伙答记者问了。

“你喜欢德彪西吗？”钱熙源像上庭一样，善于制造新问题。

“我喜欢德云社。”

“那巴赫呢？”钱熙源不屈不挠。

“不如巴乔。”冷然身体向沙发靠着，连开始的矜持大方也懒得秀了。她像个正经历疲劳审讯的嫌疑犯，破罐子破摔地消极抵抗。

“下周有音乐会。”

冷然的手机嗷嗷叫起来，好似梦中饿醒的婴孩，声音洪亮而急切。

“接个电话。”冷然心想这电话来得也真及时。

“喂，您好！”来电显示是陌生的号码。

“你好。”

“哪位？”

“高铭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冷然心说今天是怎么了，失物招领日还是叙旧节，怎么断了线的风筝全都飞回来了，莫名其妙就返航。

高铭是她所谓的初恋男友，高中同班同学。

“没事就不能找你叙叙旧啊？”高铭的声音松软拖沓。

“我跟你有什么可叙的！”冷然愤愤地说。

“我很想你。”

“谢谢。你太客气了。”

“你别老这么冷酷。出来见见我。算我求你了。”

冷然刚想断然拒绝，却灵光一闪发觉这是个绝好的脱身机会，温柔道：“好吧。我们哪见？”

“啊，嗯，就是，巴巴爸爸，你知道吗？”对方显然未料到如此轻易就被接见，激动得有些磕巴了。

“我知道。我二十分钟就能到。你快点，我不等你。”

“好，不见不散。”

冷然放下电话，抱歉地朝钱熙源笑笑，装作其实不想走。

“我一个朋友，好久没见了。”

“那我不耽误你行程了。以后约你喝茶。”钱熙源示意服务员买单，配合地结束了此次滑稽的相亲。

## 02. 所谓初恋

世界真是太小了，小得像个鱼缸，游着游着就跟旧鱼打个照面，潜水也没用。冷然坐在去赴约的出租车上，心想自己是不是中邪了。她与高铭七年没见了，高中毕业两人决裂，说好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。高铭每年打破约定三次左右，隔三四个月就给她打个电话，近三年改成了短信。每次冷然都提醒他遵守约定不要再来往，两人总是一个不服一个不耐烦地收线，互相提醒别再骚扰对方，沧海中音讯偶现。高铭独自疗伤几月便会再鼓起勇气拨通冷然的电话，被羞辱一番后恨恨挂断。他也不是想重修旧好，他恋爱谈得风生水起，一度很威风地甩掉了副市长的千金。他只是隔几个月就情不自禁想起她，毒瘾发作般难以克制。冷然却从不领情，将这种动辄犯规的行为视为骚扰强迫症。偶尔兴致大发和他追忆追忆高中一起看的漫画或者可笑的同学，但多数时候还是呵斥他该干吗干吗，没事别打电话。

高中时高铭总考学年第一，成绩好得令人发指，甚至比

个别老师都懂得多。冷然学习也不错，总是班级前五名，属重点大学的重点培养对象。两人本无交集，基本是按照民意相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本来他俩非常不熟，无非是见面微笑一下表示友好而已。但是关于他们的风言风语从来没断过，甚至连老师都有耳闻，还旁敲侧击地找冷然谈过话。那时候，两人见面真不是一般尴尬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看对方，迅速擦肩而过。没办法，解释、避嫌都没用，怎么做都让同学觉得遮遮掩掩。后来，还是高铭率先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——人正怕影斜，脚正怕鞋歪，干脆咱们就依了群众，自我牺牲一下吧。于是，两人像包办婚姻一样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牵手相恋了。流言飞语倒真少了，反正就那么回事，优秀的高铭和优秀的冷然，优化资源配置地结合了。按照一切标准，两人都是合适的，他学年第一，她学年前十，他是校国旗班班长，她是校学生会文艺部长，他一米八三，她一米六七，至少在世俗意义上，他们算得上才子佳人了。起初两人也有这种感觉，强强联手，幸福甜蜜，爱情学业两不误。虽然是群众集体撮合的，但恋爱的喜悦还是如小鹿撞怀的。冷然一度觉得自己成了台湾校园剧里的女主角，与全校最优秀的他展开了一段欢喜的浪漫史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新鲜的磨合期刚过，冷然就知道什么叫鸡同鸭讲了。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从来没心领神会过，几乎都是耐着性子互相担待互相揣测。冷然越接触越觉得高铭不像人，他特像小说里的人物，而且

是五六十年代不太成功的小说，脸谱化到了让人冒汗的程度。他的优秀和思想品德课本完全一致，好得像个白饭团，干净圆润毫无破绽，一脸不和所有人一般见识的高屋建瓴，浑身没必要的生机勃勃，连流出的汗都是精明的。体育课忽然下雨，大家惊慌失措四散而逃，他却健步如飞奔向旗杆，在风雨中沉着镇定抢救下国旗，免其淋雨；上课时他腰杆笔直盯着黑板，不是目不转睛就是奋笔疾书，不仅有成绩而且有态度；午休时他组织男同学抬饭，把全班同学的饭盒从一楼水房搬回四楼的教室。没有谁能把他比下去，他是天平上最重的砝码。走到哪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他是一个完人，毫无悬念，他在用每一个细节证明着。

冷然推测高铭会成为新时期的雷锋或者焦裕禄，并且从彼时的状态看，他甚至有比他们更出色的可能。她从不想要和一个完人在一起，那种自惭形秽和紧随其后让她紧张，一想到自己作为完人有瑕疵的另一半，她就难免谴责自己的不争气。她宁肯找个天天骂街的懒蛋，也不愿整天对着一个道德楷模，一个自封的中央候补委员。但是她也沒胆量和高铭提出分手，她知道高铭那样的人一定没有被拒绝伤害过，他始终努力站在世界之巅，那地方没人能在后边推他一把。她怕他一蹶不振，更怕他为那一蹶不振记恨她一生。于是冷然谨小慎微地扮演着高铭女朋友的角色，打算高考后再做决断。好在高铭一心扑在学习上，也并不太热衷和冷然约会。可是



让冷然想起来就忍不住皱眉撇嘴的是，他竟然在高三那年的春天企图强吻她。那是四月，刮大风，他们在月考后的半天假期里相约看电影。逼仄的电影院里，他说要与她接吻。她拒绝。他强横地把嘴靠上来。她绝望地哭了。

“还是以后吧。”冷然几乎是乞求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我不想。”

“钟泽和他女朋友都亲了。”

“那和咱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们在公园亲的，下雨天，亲了半个小时。”

“所以我也要亲？”冷然蔑视地说。

“我倒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觉得，我们什么都比他们强，也应该尝试一下。”

“你比他们强。我不行。”冷然抽噎着。

“那好吧，好吧。我不强求你。”高铭出师未捷，有些无奈地拍了拍冷然的肩膀。

“那你亲亲我的脸，这总可以吧？”高铭想了想，忽然说。

“嗯。”冷然其实并无这样的意愿，只是觉得不能太扫兴，无奈就范。

她缓慢地转过头，靠近他的脸。他却突然猛地转过脸，把嘴迎了上来。她厌恶地推开他，用另一只手反复搓着自己的嘴唇，好像在清理脏东西。他的嘴湿润肥厚，冷然脑子里